

# 契丹文基数词“一”音值考\*

吴英喆

[提要] 契丹文字研究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经过国内外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现已构拟约300多个契丹小字原字的字音,解读3100多条契丹小字词语,还识别出标记静词“性、数、格”和“领属”等语法范畴以及副动词、陈述式和形动词形态变化的一些契丹字。已释读语词虽有数千条,但其中汉语借词居多,而契丹语固有词较少。在现已解读的固有词中,音义均在契丹语亲属语言中得到印证者不足200条。其中契丹语“一”至“十”基数词的读音经过多年的研究,陆续得到构拟,但基数词“一”的语音构拟却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确定契丹语和蒙古语亲疏关系的要素之一。本文在对前贤研究进行整理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对新老资料的综合分析,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及语言统计等方法,对契丹文“一”的音值进行考辨,认为契丹小字阳性基数词“一”的语音更接近蒙古语的 nige “一”,而不是之前推测的更接近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的 \*əmu “一”。

[关键词] 契丹文 基数词 音值

时至今日,契丹小字研究已有近100年的历史。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契丹文解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契丹文字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读,其中契丹语固有词的释读既是难点也是重点。就数词而言,经过多年的研究,契丹语“一”至“十”基数词的读音陆续得到构拟,其中除“一”“六”以外,其余8个基数词的读音均与蒙古语相应的数词相同或相近。尚未确定读音的两个数词,尤其是最小基数词“一”的语音构拟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确定契丹语和蒙古语亲疏关系的要素之一。本文基于前贤的研究成果,拟对契丹文“一”的音值进行考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 一 契丹文基数词的形和义

在契丹文研究起步阶段,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燧等我国老一辈学者几乎在同一时期以对比研究契丹小字和汉字帝后哀册的方法,释出了契丹小字𐰃为“一”,𐰄为“二”,𐰅为“三”,𐰆为“四”,𐰇为“六”,𐰈为“七”,𐰉为“八”,𐰊为“十”(厉鼎燧1932;罗福成1933;王静如1933,1935),之后郑绍宗(1973)释出了𐰋为“五”,𐰌为“九”。至此,契丹小字基数词“一”至“十”全部被识别出来。令学界迷惑不解的是,随着原始资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现辽朝后族碑铭文献解读与契丹小字拼读法研究(21AYY02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料的积累, 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另一批标记数词的小字, 即: 乇“一”、𠂇“二”、𠂈“三”、𠂉“四”、𠂊“五”、𠂋“六”、𠂌“七”、𠂍“八”、𠂎“九”、𠂏“十”。从字形上看, 与前面提到的各对应字相比, 二者间只是右上角有无加点的区别。对其含义各家曾提出不同看法: 表示“共数词”(即实 1996:359); 表示“某种敬意”(陈乃雄 1992); 音义与不带点的字完全相同(刘凤翥 1983)等。后续研究中发现带点与不带点的数词在“性”范畴方面是有差异的, 即“不带点原字”主要用来修饰限定“阴性”(兼指“阳性”)词, “带点原字”只用来修饰限定“阳性”词(吴英喆 2007:137-150)。

契丹大字数词, 由李文信(1942)释出二为“二”、五为“五”及十为“十”。之后阎万章(1957, 1988)提出一为“一”, 三为“三”, 以及𠂐为“六”和𠂑为“九”。刘凤翥(1982, 1993)释出𠂒为“四”以及𠂓为“七”。丰田五郎(1984)释出𠂔为“八”; 与该字字形上稍有差别且常见的𠂕亦为“八”(金永田 1991)。

刘凤翥(2014:432)曾对以上有关数词进行整理与研究, 认为: 一为“一”, 二为“二”, 三(内)为“三”, 𠂒(𠂓)为“四”, 五为“五”, 𠂐(𠂑、𠂒、𠂓、𠂔)为“六”, 𠂕(𠂖)为“七”, 𠂗(𠂘、𠂙)为“八”, 𠂚(𠂛)为“九”, 十为“十”。这里有些数词的对应大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从字形上看它们显然是同一大字的不同写法。但三(内)“三”的情况比较特殊, 不能将三与内视为异体字。刘凤翥(2014:558)曾将𠂚释作“二个”, 𠂚与二也不可能互为异体字。契丹大字《大辽国常袞耶律準墓志铭》第3行出现的𠂚, 显然也不是五“五”的异体字, 故我们曾判断其为修饰限定阳性词的数词(Wu et al. 2017)。包阿如那(2019:102)对阳性数词进行了研究, 其中值得关注的有: 𠂚为“四”, 𠂛为“五”, 𠂜为“六”, 𠂝为“七”, 𠂞为“八”。可“六”“七”“八”三个数词是由两个契丹大字来表示的, 这样的表现形式有些特殊, 需进一步探讨。

经过多年的努力, 研究者们已经了解到契丹语基数词“一”至“十”的各种表现形式, 还了解到大字和小字各有按“性”范畴分类的两组数词。那么大字、小字中的这两组语词的语音形式是什么, 二者的语音是否相似? 考察其字形和字义, 在小字中阴性、阳性数词是以有无加点来进行区分的, 由此看来各对应数词的语音似乎有相似性; 然而在大字中阴性、阳性数词却以截然不同的字形来标记, 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各对应数词的语音又无相似性。要想深入剖析这个问题, 必须先从小字入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一次梳理, 进一步分析相关契丹字的音和义。契丹小字基数词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5种, 现将相关字音复原结论总结于表1:

表1 契丹小字基数词字音构拟表

| 数词 | 小字 | 爱宕(1956) | 即实(1996) | 清格尔泰(1997) | 刘凤翥(2014) | 清格尔泰等(2017) |
|----|----|----------|----------|------------|-----------|-------------|
| 一  | 乇  | *nen     | *ɔmu     | *mas       | *mas      | *ɔmu        |
|    | 𠂇  |          | *ɔmul    |            | *mas      | *ɔmu-s      |
| 二  | 𠂇  | *hya     | *k'oir   | *ʃur       | *cərə     | *ʃur        |
|    | 𠂈  |          | *k'ujɔ:l |            | *cərə     | *ʃur-n?     |
| 三  | 𠂉  | *gan     | *kurpu   | *ɣur       | *ɣərə     | *ɣur        |
|    | 𠂊  |          | *kurpu:l |            | *ɣərə     | *ɣur-n?     |
| 四  | 𠂋  | *den     | *turpu   | *dur       | *tərə     | *du~*dur    |
|    | 𠂌  |          | *turpu:l |            | *tərə     | *dur-n?     |

|   |   |       |          |       |        |            |
|---|---|-------|----------|-------|--------|------------|
| 五 | 𐰇 | *te   | *t'ao    | *t'aw | *thau  | *t'au      |
|   | 𐰈 |       | *t'awo:l |       | *thau  | *t'au-n?   |
| 六 | 𐰉 | *ji   | *firkɔ   | *nir  |        | *nir?      |
|   | 𐰊 |       | *firkɔ:l |       |        | *nir-n?    |
| 七 | 𐰋 | *doa  | *tɔlɔ    | *dol  | *tilie | *dol       |
|   | 𐰌 |       | *tɔlɔ:l  |       | *tilie | *dol-n?    |
| 八 | 𐰍 | *nman | *naimo   |       |        | *naim      |
|   | 𐰎 |       | *naimo:l |       |        | *naim-n?   |
| 九 | 𐰏 | *ri   | *isu     |       | *is/si | *is        |
|   | 𐰐 |       | *isu:l   |       | *is/si | *isu-n?    |
| 十 | 𐰑 | *aa   | *xarpa   |       |        | *p'o~*ap'o |
|   | 𐰒 |       | *xarpo:l |       |        | *p'o~*ap'o |

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𐰇/𐰈“五”、𐰏/𐰐“九”的读音外,因研究的年代、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各家对其他数词的拟音结论有一定的差异。爱宕松男(1956)是采用简化蒙古语数词语音的方法;即实(1996)参考对应序数词词干的同时还参考了蒙古语和满语的基数词读音;刘凤翥(2014)采用了契丹小字《海棠山墓志》(残石)中出现的序数词与基数词对比的方法;清格尔泰(1997)在比较序数词词干与基数词的同时,还参考了中古蒙古语的语音特征;清格尔泰等(2017)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兼顾了“性”范畴的特征。

## 二 契丹文基数词“一”音值考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知契丹语的基数词音值构拟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基数词与序数词词干,序数词后缀与形容词后缀,“性”范畴以及同时代文献对契丹语亲属语言数词的记载等。基于对前人成果的总结,结合新近公布的资料,本文将对契丹文基数词“一”的音值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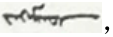


契丹小字𐰇和𐰈表示“一”,前者为阴性形式,后者为阳性形式。与前者对应的阴性序数词形式有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与后者对应的阳性序数词形式有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现有文献中所见阴性序数词后缀均为𐰇,阳性序数词后缀为𐰇和𐰇(吴英喆 2007:134)。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者已经知道𐰇表示“一”,但其读音长期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清格尔泰等(2017:337)根据𐰇“一”与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第一”及𐰇“一”与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第一”词干的对应,分别为阴性𐰇“一”拟音 \*əmu, 阳性𐰇“一”拟音 \*əmu-s。但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以上与基数词“一”对应的阴、阳性序数词的词干究竟是表示“一”还是“大”,这是正确构拟“一”音值的前提条件。如果以上序数词词干表示“一”,那么,其词义为“第一”;如果表示“大”或“长”,其词义则为“大者、长者”。若第一种假设成立,前述的音值构拟可能接近实际读音;若第二种假设成立,以往的研究结论则有失偏颇。契丹语亲属语言——蒙古语族诸语言中,“长子”的“长”通常作  $\text{ᠠᠯᠠ}$ ,表示“最初的、最早的”,而非“第一”。下面对契丹文中与基数词“一”对应的阴性序数词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𐰇和

阳性序数词又火欠、又冬欠、又冬余进行进一步分析与研判。

首先，笔者利用数据库<sup>①</sup>筛查，发现以后缀火结尾的词在现有文献数据库中共出现 386 次，以后缀欠（余）结尾的词共出现 263（78）次，表明原字火、欠、余充当词尾后缀。通过上下文初步判定这三个原字可作为形容词后缀。如：

- (1) **𠄎𠄎火** 𠄎火𠄎 𠄎𠄎 (契丹小字《耶律兀没副署墓志铭》第 12 行)  
步 军之 统
- (2) **𠄎𠄎火** 𠄎火 (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第 25 行)  
善 道
- (3) **𠄎火** 𠄎火 (契丹小字《耶律奴详稳墓志铭》第 10 行)  
小(幼) 岁于
- (4) **𠄎火** 𠄎火 (契丹小字《越国王萧仲恭墓志铭》第 5 行)  
小 翁之
- (5) **𠄎余** 𠄎火 (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尚书墓志铭》第 4 行)  
季 父之

其次，契丹语中的“天干”是用五色来表示的。吴英喆(2007:151-157)认为表示天干的契丹字全火火(甲、乙)、火丙火(丙、丁)、火火火(丙、丁)和全火欠(甲)、全火余(甲)、火火余(丙)有阴性、阳性的对立，前一组为阴性词，其中火表示阴性形式，后一组为阳性词，余(欠)表示阳性形式。

最后，元代《蜀国公张应瑞碑》(道布 1983:232)上刻有 ，表示“大者、长者”，这一词明显是以蒙古语  “大”为词根加相应的词尾变化而来，而并不是蒙古语表示“第一”的  一词。

综上，可判定又冬火、又火火、又火火与又火欠、又冬欠、又冬余两组或为表示“大”的又及的形容词形式，而非契丹文“一”的序数词形式。所以依据序数词词干与𠄎、𠄎的对应关系为前提构拟出的契丹文基数词“一”的读音可能与实际读音有出入，值得进一步推敲。

要想构拟契丹文基数词𠄎或𠄎的音值，需从现存资料中寻求其他可靠线索。在新近发现的资料契丹小字《萧迪烈郎君墓志铭》第 23 行中出现了如下表达：

- (6) 𠄎 𠄎 𠄎 𠄎火 𠄎火 𠄎火火  
一 兄 ? 弟 六 姊妹

这里出现的𠄎火 \*n-ə 似乎表示“一”之义，这样一来，该句或为“一兄一弟六姊妹”之义。为了考察该词之义，笔者利用数据库进行了搜索，𠄎火一词共出现 8 次，火和火常交替使用，再查𠄎火，该形式共出现 9 次。在契丹小字《萧太山将军永清郡主墓志》第 7 行中有：

- (7) 𠄎 𠄎火 𠄎火 𠄎火火 𠄎火火 𠄎火 𠄎火 𠄎火 𠄎火  
驸 马 公 主 之 ? 子 ? 应 哥 驸 马

对同一个人，即“驸马”的介绍，在契丹小字《萧查刺相公墓志铭》第 5 行中的表达是：

- (8) 𠄎火 𠄎 𠄎火 𠄎火 𠄎火  
子 一 应 哥 驸 马

<sup>①</sup> 内蒙古大学契丹文研究团队所建立的契丹文文献语料库。语料包括迄今公开的契丹大、小字碑铭文献以及相关汉文碑刻文献。

对比上两句，可得出前一句的**伏券**对应后一句的**屯**，表示“有一子应哥驸马”，**伏券**很明显是阳性的“一”，读 \*nə，与蒙古语的数词“一”  $\text{ᠨᠢᠭᠡ}$  nige 读音相近。

契丹小字《耶律蒲速里太傅墓志碑铭》第 8 行中又出现了下边的句子：

- (9) 𐰽 𐰺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太 傅 普速宛 郎君 阿布噶 夫人 二之 ? 子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清宁 四年十一月十日于生

从上下文可判断**伏券**为“一”之义，这样该句可译为“太傅普速宛郎君阿布噶夫人二之一子出生于清宁四年十一月十日”，比起之前即实(2012:224)所释“别”更为通顺、合理。

我们可以再次验证**伏券**一词的意义。契丹小字《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第 35 行有：

- (10)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大 王 之 一 父 之 姊 妹 童 哥 公 主 女 儿 ?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父 人 智 不 固 将 军 妻 之 妹 孩 子

契丹小字《耶律兀没副署墓志铭》第 13 行有：

- (11)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副 署 韩 宁 大 王 韩 ? ? 二 之 一 子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太 平 元 年 八 月 一 日 于 生

契丹小字《萧迪烈郎君墓志铭》第 28 行有：

- (12) **伏券** 𐰽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一 弟 八 孩 子

在以上例句中，**伏券**（**伏券**）的“一”之义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通过上述分析论证，得知契丹小字阳性**屯**“一”还记作**伏券**（**伏券**）或**伏券**，故其发音为 \*n-ə→\*nə。契丹语**伏券**\*nə“一”较之蒙古语的  $\text{ᠨᠢᠭᠡ}$  nige“一”，少了个 g 音。契丹语为蒙古语族语言中发展变化较大的一种语言（孙伯君、聂鸿音 2005）。从下表可以看出，与蒙古语的这一差别似乎存在于更多的契丹语词中。

表 2 相关契丹语和蒙古语词汇语音对应表

| 汉语词  | 契丹语词    | 契丹语拟音         | 蒙古语词            | 蒙古语词转写 <sup>①</sup> |
|------|---------|---------------|-----------------|---------------------|
| 于越   | 𐰺 券、𐰺 券 | *u-ə→*uə      | $\text{ᠤᠭᠦᠨᠢ}$  | ugə                 |
| 云    | 𐰺 平     | *ou-ul→*ou:l  | $\text{ᠶᠬᠤᠯᠠ}$  | egüle               |
| 外甥   | 𐰺 券     | *ʃī-ə→*ʃə:    | $\text{ᠶᠢᠭᠡ}$   | jige                |
| 面、部  | 𐰽 𐰺 𐰺   | *n-o-ur→*nur  | $\text{ᠨᠢᠶᠦᠷ}$  | niyur               |
| 符玺   | 𐰽 𐰺     | *ta-am→*tama: | $\text{ᠲᠠᠮᠠᠶᠠ}$ | tamaya              |
| 未、山羊 | 𐰽 𐰺     | *em-a→*ema:   | $\text{ᠮᠡᠮᠠᠶᠠ}$ | imaya               |
| 卒、无  | 𐰺 𐰺     | *ou-ui→*u:ui  | $\text{ᠤᠭᠡᠢ}$   | ugei                |

<sup>①</sup> 蒙古语词转写形式取自《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

这样我们可为契丹小字中的阳性基数词𐰞“一”拟音作 \*nə, 而阴性基数词𐰝“一”的读音暂不能判定。

### 三 结 论

本文对契丹大字、小字基数词的研究及其语音构拟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近发现的碑刻文献及契丹文文献语料库,对契丹文“一”的音值进行了构拟。通过对文献语料的整理和统计及与契丹语亲属语言的对比,得出契丹小字阳性“一”𐰞之读音为 \*nə,更接近蒙古语“一”nige的音值,有别于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一”的读音 \*əmu。

从契丹小字阳性“一”𐰞的读音为接近蒙古语“一”的 \*nə来看,契丹文阳性、阴性基数词或为形、音皆不同的两个系统。十至十二世纪时,契丹语的一些语词中 g/ɣ 脱落,处于长元音形成阶段,而在蒙古语的对应语词中仍保留着 g/ɣ。

### 参考文献

- [1] 包阿如那. 2019.《新发现契丹大字〈维南瞻部洲大辽国铭〉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 陈乃雄. 1992.《契丹小字数词“影子字”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
- [3] 道布. 1983.《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即实. 1996.《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5] 即实. 2012.《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6] 金永田. 1991.《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第4期.
- [7] 李文信. 1942.《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
- [8] 厉鼎焯. 1932.《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第三卷第4号.
- [9] 刘凤翥. 1982.《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民族语文》第3期.
- [10] 刘凤翥. 1983.《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第2期.
- [11] 刘凤翥. 1993.《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汉学研究》第1期.
- [12] 刘凤翥. 2014.《契丹文字研究类编》,北京:中华书局.
- [13] 罗福成. 1933.《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号.
- [14]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15] 清格尔泰. 1997.《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
- [16] 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 2017.《契丹小字再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17] 孙伯君、聂鸿音. 2005.《契丹语语音的历史地位》,《满语研究》第2期.
- [18] 王静如. 1933.《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
- [19] 王静如. 1935.《契丹国字再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 [20] 吴英喆. 2007.《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21] 阎万章. 1957.《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学报》第2期.
- [22] 阎万章. 1988.《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第3期.
- [23] 郑绍宗. 1973.《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第5期.
- [24] 爱宕松男. 1956.《契丹 Kitai 文字の解読について》,《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七号.
- [25] 丰田五郎. 1984.《契丹大字の日付について》,《京都产业大学国际言语科学研究所所报》第6卷第1号.

- [26] Wu, Yingzhe, Jiruhe & Daruhan Peng. 2017.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itaph of Changgun Yelü Zhun of Great Liao in Khitan Large Script.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70(2): 217-251.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onetic Value of Cardinal Number “One” in Khitan

WU Yingzhe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Khitan scripts has begun in the 1920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some 300 glyph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more than 3,100 words and phrases in Khitan small script have been interpreted, and the Khitan scripts encoding markers for nominal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gender, number, case and possessives as well as those indicating the morphological paradigmatic forms of converbs, declaratives and adjectival verbs. Although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words have been interpreted,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loanwords, whereas native Khitan words account for only a small number. Less than two hundred of already interpreted native Khitan words currently have confirmed counterparts which are correspondent in both sound and meaning in related languages of the Khitan language. Among them, the pronunciations of Khitan cardinal numbers from “one” to “ten”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after years of research. However, the phonetic reconstruction of cardinal number “one” has been a major difficulty plaguing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form of cardinal number “one” is also one of the factors vital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how closely Khitan is related to Mongolian. On the basis of collating and summarizing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new and old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interprets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Khitan script encoding “one” by applying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statistic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asculine form of Khitan cardinal number “one” is \*nə, which is closer to that of Mongolian *nige* “one”, instead of \*əmu, which is closer to that of Manchu-Tungusic “one”.

**[Keywords]** Khitan script   cardinal number   phonetic value

(通信地址: 010021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